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師會河北易

屠爾兄 弟
介謝 寧
陳 鄂 譚



中華書局出版

———— * 版權所有 * ————

電影劇本叢書 易北河會師 (全一冊)

◎國產報紙本定價人民幣六千九百元

主編者：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譯者：陳 鄂

原書名 Встреча на Эльбе

原作者 Братья Тур и Л. Пейнин

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0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錢糧胡同六六號

編號：15607

(52, 滬型, 32 冊, 84 頁, 77 千字)

1953 年 9 月 2 版

印數(滬) 4,001—8,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本書內容提要

一九四五年，英勇的蘇聯紅軍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之後，直搗法西斯德國本土，迅速攻佔了德國西北部橫跨易北河兩岸的阿利頓城，並與美軍在這裏會師。阿利頓城也就以易北河為界，分劃為蘇美兩軍的佔領區。

在蘇聯佔領區裏，迅速恢復了德國人民的和平生活；但在河彼岸的美帝佔領區，却是軍火工業的恢復重建，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

由於這一鮮明強烈的對照，正直的德國老工程師迪特里赫，終於看明白了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本來已到達河的彼岸，至此乃毅然重回蘇佔領區。

易北河上懸起的吊橋，把兩岸分成了人間與地獄，光明與黑暗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根據本劇攝製的影片對世界和平事業作了卓越的貢獻，一九四九年曾於國際電影節上榮獲和平獎。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易北河會師

(榮獲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屠 爾 兄 弟 著
小 謝 寧
陳 鄂 譯



中華書局出版

莫斯科電影製片廠

於一九五〇年

根據劇本製成影片

一隻被水浸濕、驚慌得顫抖的貓，嘴裏啣着自己的小貓，企圖從水裏逃出去，抓着浮過身邊的東西。牠爬上一座附裝着鸚鵡鳥的木質掛鐘，但重又被捲入了漩渦；牠竭力要游開去。

鏡頭從河面拉開，展開了一幅特殊的景象。

沿河擁塞着，像開春時河水中的冰塊，漂浮着潰敗的希特勒德國的殘跡：被炸毀的房屋的屋頂、被擊壞了的貨車、希特勒黨衛軍旗、人和動物的屍體……書櫃和磁夜壺、紙張、報紙、水管、床……一隻顛覆了一半的運輸艇，上面還寫着「德意志」字樣，靠幾隻被擊毀的輪子支持着……而最響亮的是幾千個馬達的轟轟聲，坦克的鋼鐵的軋軋

聲，牽引機的叮噠聲……

銀幕上出現了迴轉橋。兩個半橋懸在河上，像兩隻巨人的鐵手，不能撮在一起。

幾百個資產階級模樣的德國難民擁擠在橋的東面，打算渡到對岸去。

在橋的分裂處架上了木質跳板，失去理智的、在驚慌中衝過深淵的人羣的重量使跳板彎成一個弧形……

渡口上一片混亂。人們驚慌失措，體力強壯的擠倒比較羸弱的，試圖衝過去，渴望延長自己的性命——即使一會兒也好。每一個倒在地上的人都被站着的人踐踏着。

幾百個已經失去了人的容貌、喪失了理智的人們受到河岸上人羣的壓力，他們緊緊地抓着破橋的橋板，終於被擠軋得落下水去。可以聽見噼啪聲。小橋再也支持不住，斷了，站在上面的人都掉到河裏。

人羣看見橋斷了，便衝向拋了錨的一條破舊的名爲「阿道爾夫·希特勒」的汽艇。一個奔跑着的人攜帶的低音大提琴盒子打開了，從裏面掉出來一些貴重的東西、衣服、

內衣。

人們上汽艇時發出的喧囂聲、冒罵聲、呻吟聲。寬肩膀、健壯的德國人以軍人姿態推開婦女和兒童們。

其中一個人袒開身上的便衣。閃現出了希特勒軍隊的制服。

我們看見工程師奧托·迪特里赫被擠在水洩不通的人羣中。這人約摸有六十歲，白髮，戴着金邊眼鏡。他身上披着一件旅行用的外套，袖子上還纏有一塊黑紗，脚下是雙笨重的短靴。白得像洋鐵片一樣的漿過的衣領，衣領上邊襯托着多皺紋的下顎，與這件旅行衣有些異樣的不調和。迪特里赫手裏拿着一個皮包。他身邊是一個高高的德國人。稍稍比迪特里赫年青些，一副貪慾的面容。這是古戈·費歇爾。

迪特里赫：天哪，這一切真怕人！古戈，我們留在這兒吧！聽天由命吧！

費歇爾：如果你高興上圈套，你就留下吧。別說糊塗話，奧托。得跑到美國人那裏去。

「阿道爾夫·希特勒」汽艇上已經載滿了，水已經接近船舷，但人們還是不斷擠上去。

老舵手掉轉舵輪，急驟地敲打着鐘，力竭聲嘶地嚷着：「注意！注意！」，可是沒有人去聽他的叫喊。

許多人用槳和板划着，用竿把船撐開河岸，「阿道爾夫·希特勒」駛離了河岸……沒有能緊抓住船舷的人滾下水去。

還看不見的機械化部隊的馬達轟轟隆隆聲增大着。隆隆聲愈來愈響了。

留在河岸上和從水裏爬出來的德國人轉過臉去望着鋼鐵隆隆聲所來自的方向，重又嚇得退回到水裏。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好像「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似的。

撒克遜的城市，中世紀的外表，在爆炸和大火中被破壞着，冒着煙。靠近河邊是密集的要塞厚牆壁、砲塔、殘留着帶有些引人遐想的塔尖式的屋頂。

河岸上，橋樑上，窄狹的小街上行進着蘇聯的坦克和自動炮隊的重炮。

子餘的建築物的所有窗戶上都懸着白色的降旗。

殘餘房舍的牆壁由於地面的震動又在崩塌……

河岸上有一個古老的、石頭做成的國界標誌。

界碑上刻着哥德式字體的碑文：

「阿利頓城。九二八年亨利赫一世爲被斯拉夫人圍困時曾保衛過他的臣民而立」。

界碑旁邊停着一門自動大砲。

砲隊的指揮員套上砲的巨口，用手掌拍拍大砲，好像拍打馬背一樣，說道：

「看來到此爲止啦！前面沒地方好去了。」

聽到像是馬達停住，熄火的聲音。

堤岸上停着一輛大卡車，車上裝着巡迴廣播電台。喇叭旁邊是面迎風招展的蘇聯旗幟，傳出無線電廣播聲。

莫斯科之聲：莫斯科電台。蘇聯全軍最高總司令命令……

蘇聯戰鬥裝備的全景。坦克上，汽車上，載重汽車上千百名蘇軍兵士都各就各位聽候命令。

莫斯科之聲：紅軍和紅海軍的戰士、軍士、司務長、軍官，將官同志們，蘇聯勞動

者們！

今天，我國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一羣資產階級模樣的德國人，擁擠在水裏，垂下頭，舉起持着白色手帕和破布的手，聽着。其中有幾個人倚着拐杖和洋傘。

莫斯科之聲：以前紅軍在莫斯科附近和列寧格勒附近，在哥羅茲內附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抗擊敵軍的艱難困苦時期，已經過去不復返了……

一所簡陋的房舍外邊，形容憔悴的年老工人，戴着一頂台爾曼式的寬邊帽，聽着，一面在牆上畫着鐮刀斧頭。這是光學儀器廠的工人漢斯·舒利茨。

莫斯科之聲：……現在我們的常勝軍隊殲滅着法西斯德國中部的敵方軍力……舒利茨看到了一羣蘇聯戰士，立即從窗子裏取出一桶水跑去，把水送給戰士們。

河流的一段，東岸上走來蘇軍的新到的部隊。

莫斯科之聲：……遠遠越過柏林，到達易北河一帶……

迪特里赫工程師家中的飯廳。

一個巨大的，嵌在牆裏的舊食廚。牆上是感傷的德國畫和珠子串成一條條的格言。屋裏雜亂無章；椅子翻了身，紙張遍地，一些繩結亂扔在地上。從這整個的環境中可以感到倉皇遁逃的跡象。

史梅陶，肩背着口袋，藏在牆後，從窗子裏望着街上發生的事情。

無邊無盡的蘇聯的坦克部隊隆隆開過。屋裏的一切都抖動着，好像地震時候一樣。莫斯科之聲：……你們是在祖國疆土之外作戰，要特別警惕……

史梅陶謹慎地關上窗子。無線電的聲音低了些。他投身到無線電收音機那裏，開始癡癡地用顫抖的手轉動波長。

他的妻子艾爾莎驚恐地在屋裏跑來跑去，把家庭用具都堆積到筐子裏……十四歲的兒子瓦特在幫助她。

艾爾莎（慌張地）：我的天，我的天！我們晚啦，人都走光啦。

「莫斯科之聲」廣播變得格外響亮——是史梅陶的收音機開始響了。

「……要仍然好好保持蘇聯軍人底高尚榮譽和高尚品質。……」

史梅陶發狂般轉動着波長的開關。

莫斯科之聲被代之以歐洲各國電台的廣播，室中充滿無線電波的混亂喧聲。突然史梅陶僵立在收音機旁了。

「注意……注意……八十一……留德維格……注意……二十四……黑爾特魯德……」

史梅陶擦擦額上的汗珠。

史梅陶：完啦！

艾爾莎：這是甚麼意思？

史梅陶：這是命令，意思是說我應當留下。你跟瓦特跑吧。你們還來得及！

艾爾莎：沒有你，我們就不走！

史梅陶：你聽沒聽見我說的話？

一陣強風吹開了百葉窗，隨着風突然傳來命令的最後幾句：

「……前進！最終消滅希特勒德國！」

風掠過桌上的紙張、桌布、窗帷的一角。

艾爾莎抓住瓦特。室內沉默。

史梅陶不能清楚地聽到法西斯地下廣播的微弱聲音了。

莫斯科之聲：蘇聯全軍最高總司令，蘇聯元帥斯大林，於是立即響起「勝利進行曲」的雄壯歌聲。

城市的一條偏僻街道。

莫斯科的歌聲風一樣衝進這個中世紀的城區。

門和百葉窗砰然閉起。

驚恐的德國人從窗子裏探出頭來。……

招展的紅旗旁邊是蘇聯的無線電喇叭。喇叭中傳出振奮人心的「勝利進行曲」。

在軍隊駐禁地，軍事委員會委員馬斯洛夫將軍正在安閑地洗臉。

一個戰士用鋼盔盛水倒給他，不時地看看旁邊的河流。

●此段命令請參看莫斯科版中文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一五八頁——譯者。

「真的，哪怕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天，看到第二條戰線也是有意思的！」

馬斯洛夫將軍沒回答戰士的話，繼續洗臉。

電話員，遮住電話的聽筒，轉向將軍說：

「將軍同志，庫西敏少校來電話問戰爭是不是結束了？」

馬斯洛夫，用繡着俄國小雞的家用毛巾擦擦手，回答說：

「這個還不知道……」

戰士潑出鋼盔裏剩下的水，拿起望遠鏡遙望對岸，然後向將軍說：

「將軍同志，你看那邊在幹甚麼！」

馬斯洛夫和他並排立着，取出望遠鏡，向同一個方向眺望。

望遠鏡裏可以看見下面的景象：

西岸停着美國汽車。兵士們從車上跳下來，脫下軍裝軍褲，穿着游泳衣跳下水去，

努力向東岸游着。

一羣美國兵在水裏游着，其中有三個人用一隻手划水，另一隻手拿着酒瓶。

一個有趣的傢伙在仰泳，巧妙地把酒瓶平衡在額上。

在蘇聯岸上舉行了第一次友誼的會師。美國的黑人士兵遇到了蘇聯士兵。

「喂！喂！」

「你好！」

一羣菲律賓人和西伯利亞人擁抱。

一個烏茲別克人和一個從華盛頓來的美國人擁抱，前者用烏茲別克話說：

「敬禮！」

「致敬！」華盛頓人用英語回答。

新墨西哥來的印地安人緊握波爾塔瓦來的烏克蘭人的手。

好友們圍成圓圈喝着酒，互祝健康。

喊聲：

「敬禮！祝大家健康！大家好！大家健康！」

馬斯洛夫繼續看望遠鏡。將軍的臉上現出親切的笑容。他周圍是些年青的軍官，興奮地注視着這友誼的會師。

第一個軍官（威動地）：同志們，但願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像這樣子生活……

馬斯洛夫（開玩笑）：怎樣生活？喝酒，是嗎？

第一個軍官：不，我說是像這樣友愛，相互信賴……

友愛的一羣。

莫斯科之聲：是的，假使……

望遠鏡轉移到西岸上。

美國岸上停着麥克·德摩將軍的指揮車。

將軍走出汽車，巡視周圍……

莫斯科之聲：……假使他們不受到妨害……

從望遠鏡中可以看見光學儀器廠完整無損的樓房，蘇聯戰士正在那樓頂上升起一面

紅旗。

蘇聯的新聞電影攝影師正在拍攝這莊嚴的時刻。

麥克·德摩放下望遠鏡，細察着它：

「望遠鏡好極了——什麼牌子，『蔡斯』？」

軍官：將軍先生，是史蘭克工廠出的！